

## 作为现象学的技术哲学——评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

宫睿

无疑，吴国盛先生的《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下简称《忧思》）是一部倡导环保的绿色书籍，但同时它所提倡的环保意识又颇具学理根源，而使其区别于功利主义的浅生态思想。“一切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浅层的根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自身的生存和延续，维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层的根据则来自对存在的、本质的、生命的意义和科学的价值的理解。”（《忧思》，第227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浅层生态思想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它仍以物质上的利害为考察维度，而并非关注于生命的意义本身。在这一点上，浅层的生态思想其实同支撑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真正能使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只能是深层生态思想，而《忧思》一书正是这样一部深生态思想的著作。

那么，它的学理根源和思想背景来自于何处呢？答案是现象学，更确切的说是海德格尔后期的现象学。本书作者于《中华读书报》（99年11月17日，总第275期）上的一篇文章点明了这一点：“由于强调技术是一种现象，是构成技术中较本质的东西，因此，现象学的哲学传统给予技术哲学以强大的背景支持，正象分析哲学支持科学哲学那样”。不过这样说仍嫌宽泛，因为在现象学的名目下，包含着不同的哲学形态，比如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与技术哲学的关系就过于曲折，所以真正对技术哲学作出贡献的是海德格尔，“第一，海德格尔无疑是以时间取向取代理论取向的哲学家，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很详细地描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首先是一种操作关系，其次才是认识的关系。第二，海德格尔充分认识到技术是现代最突出的一种现象，即一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他提出技术也是真理的开显方式，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第三，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把技术提到哲学最重要位置的哲学家，他认为‘现代技术是哲学的完成形态。’”

关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的思想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在这里不便于展开，下面只以《技术的追问》、《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世界图象的时代》以及《科学的沉思》等几篇文献为根据，来叙述一个梗概：

- 1、对现代性的批判。所谓现代技术，实发源于传统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从主体出发，对自然打量、计算，数学理性是其核心与支撑。这种貌似公允的理性，背后所隐藏的人类的占有欲与征服欲。
- 2、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揭露。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就隐藏在“座架”的“逼促”中，这种“座架”是技术整体化的板结状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出自于人，而又反过来对人的实行“逼促”，成为不由人控制的超然之物，遮蔽了技术源本的生机。

3、拯救的可能。现代技术隐藏着危险，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海德格尔悲观但并不绝望。出路就在于倚重我们反思的能力，重新回到大地，重新展开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绿色思想的宣扬才有意义。

以上这三个方面，可以算作对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粗略概括，而《现代化的忧思》一书也正是从这三个层面上吸取资源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现实问题和中国本土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这既可以看作是生态危机的紧迫使然，又可以看作是作者在担负历史责任方面的充分自觉性。

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不可避免的要回溯到哲学传统中去。在此书的第一篇文章“追思自然”中，作者对“自然”这个概念作了一番钩沉索引。“自然”在古希腊哲学和东方哲学中一直含有神秘的本性，“自然”是使自然之物成之为自然物的东西，而不单单是物的集合。但是后来“自然被看作是由自在的自然物组成的一个物的集合，除了物质以及支配物质的外在的力，并无其他任何内在的神秘的东西”。源始的自然含义的逃遁，成为人类一切危机的深层根源。自然被当作一副世界图景加以对待，“自然之物”失去了自身的神性，在本质上齐一化，而这种齐一化又是通过这种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

这样一种自然概念，成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观念基础。人们通过理性的工具对自然大举征伐。这一切都导致了今天的种种生态危机。“自然”的消隐为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方法获得了突出的位置，“技术时代的本质在于，世界是以某种单一的方式被策划出来的，这个方式被称为科学。”（第117页）具体说来，这种方法就是数学。关于数学在现代性中的突出位置，海德格尔曾有论述：“这些根据思想的数学特征纯然从理性中产生出来的哲学的原理，形而上学的原理，来自纯然理性的原理，乃是纯粹理性的公理。纯粹理性，这样被理解的逻辑学，即具有这种形态的命题，成为形而上学的引线和法庭，也即是说，成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物之物性的规定的法庭。于是，物的问题就定位于纯粹理性之中了。”（《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出版社，第884页）但是这种纯粹理性并不是“纯粹”的，数学作为一种方法，与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这个目的在近代，就是对自然的控制。而这也正是现代性中所隐藏的旨趣。

这种无所不在的现代性体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我们的观念从先祖那里偏离了出去，“时间”问题也许最能说明现代性对我们日常观念的影响之深。在古代人的生活中，时间是内在于人们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技术时代的时间则超出了日常的生活，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日月的运行也退隐于已调节好的时钟的后面，不再充当时间创造者的角色。”（第129页）技术时代的时间观是一种线性推进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已经内化在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压迫着我们的生活，“时间的暴政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第135页）

现代性问题早以映入我们的视野，视而不见是不可取的，而由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问题为我们更清晰的理解现代性提供了可能，对于现实的技术问题的关注是《忧思》的一个特色，它不同于一般的评论止于现象的和外在的褒贬，而是深入到现代技术的本质之中去，在这里现象学的方法又一次发挥了效力。

比如对于“地外文明”问题的关注。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在现代性话语中才会产生的问题，对于外星人是否存在的论证并不存在任何坚实的科学依据。事实上，外星人的存在是现代性所确立的空间概念的向外扩展，“征服宇宙只是征服世界的一个逻辑外推，外星人只是印第安人的一个逻辑外推”（第88页）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地外文明：一个现代性的神话”，作者一上来就对神话进行了现象学的指明：“神话的结构是生

命意义的结构，神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神话是对存在的领悟，但同时神话又是遮蔽的。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神话”，只有在时代的神话作为神话被去蔽，被展示出来，“神话”一词才能恢复其源初方式。（第77页）那么对于地外文明的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去蔽的过程，正因为作者有现象学的背景支持，所以才能深入问题的本质。

这种现象学的背景支持同样体现在“气功的真理”一文中，“真理”并不仅仅有赞扬认同的意味，真理的源本意义是“去掉遮蔽，露其真相”，说一个东西是不真的，是不够的，它不真，只表明它没有“如其所是”地显现，没有以它具有的面目出现，而没有“如其所是”地显现，表明它有它的“所是”，它有它自己的真相。展示其所是与真相正是追求真理者的事业，追求真理不只是简单的判定和宣布它“真”或“假”，那么“气功的真理”也就是要揭示气功的真理，对于这样一个现实而敏感的问题，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的气功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东方神秘主义寄生在现代工业文明母体上的一个怪胎。”对于现代技术的深切理解，同样体现在对“克隆”（“生命的飘逝”）与旅游（“旅游断想”）等问题的分析之中。现代性已经成为威逼文明生活的一个巨大问题，它所带来的不仅是资源匮乏、空气污染等关系到文明切身利益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破坏了生命源本的意义。

大地正是生命意义的承载与呵护之所，这重意义上的“大地”也正是由海德格尔发现的。“生命是文明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而大地正是这个秘密的居所。因为这个居所，生命才有安全；因为有这个秘密，世界才充满意义。”（第50页）在“追思自然”一文中，正是由对“自然的追思”，存在才重获根基。因为存在的根基本来深扎于大地，然而大地已经已经破碎，化为无限虚空之中的无数原子，惟有原本的“自然”能使大地重新结为一体，成为大地。大地是意义之源，在“人之象征”一文中，大地象征着人安居的场所，住在大地上，不离开大地，人才是安全的。而现代化的进程，却使大地“退隐”了，厚重的大地开始透明，本来作为生命的奥秘的居所的大地，再也守不住奥秘了。而正是海德格尔为我们重新唤回了大地。但是现代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大地不会自行出场，我们又如何能够获得拯救？海德格尔有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在我看来，这就是在呼唤一种反思的意识，是对大地的呼唤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在“绿色中国，路在何方”一文中，作者要探索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别于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绿色中国之路。但是在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情势之下，这条绿色之路甚为艰难。现代性具有内在的全球扩张性，如果舍弃现代性，就会面临国家安全的威胁，核武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同时现代性又是同人的追逐利益的本性相一致的，正因如此我们才那么快的遗忘我们的传统。这两者似乎使现代性成为我们不可逃避的宿命，而我们的绿色之路的希望也显得渺茫。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似乎只有一点一滴的在人们心中注入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大地的感恩才能存在希望，似乎只有同生命的意义问题结合起来，环境与生态问题才能获得更深刻的支持，才能避免在功利主义的层面上打滑。因此作者对于绿色经典的译介、对于人文精神的呼唤，都可看作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尤其在当代中国，环保问题仍处于边缘状态的情况下，作者工作的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